



江湖

歐陽飛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第十章 武林尸骨江湖血

江汉四丐一声不哼，转眼往店外便走，石中玉亦步亦趋，紧随在四丐身后，三手神剑就象押解犯人一般走在最后。

一行人走到镇外江边的一处芦苇茂密的沙滩之上停下，三手神剑陡的发出一声长啸。

他的啸声一出，芦苇之中立有数声长啸相和，嗖！嗖！嗖！人影如梭，一连射出四五十人来。内中除小部份不认识外，大部份人都是熟悉的，有铁扇帮主、七绝真人、五台派的悟因、悟果、峨嵋的智禅上人，少林的灵空禅师、武当的玄玄子，以及孤星剑王康、追风侠王子瑾等，总数不少五十人。

石中玉冷冷瞥了一眼，心中陡起一种憎恶。他觉得江湖上的所以会弄得善恶不分，正义荡然，这批人实在要负大部份的责任。论资望他们都可可是前辈名人，而实质上都是武功

平常、老朽昏庸的糊涂蛋。

此时各派来人已分成了二排将他看住。铁扇帮主摇着铁扇，排众而出，望着他冷森森的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霸江湖，真是太狂妄了。”

石中玉冷冷瞥他一眼，没有作声。

武当玄玄子缓步上前道：“鬼陵湖的那件事，已引起了同道许多误会，希望少侠作个明白的解释。”

石中玉点点头道：“我承认那天使用天煞魔音或有误伤，但在下使用目的乃是夺路。”

“那僧人既会使用天煞魔音，想必是阴山派的。”

“不错，但绝不是百变天蜈一路。”

三手神剑蒋之涣突然从怀中取出一面“天蜈令”来，当啷往地下一扔，大喝道：“道长不必与他多罗嗦了，如不是与百变天蜈一路，这面天蜈令哪里来的？”

玄玄子也缓缓从怀中取出面天蜈令来，擎在手中道：“最近各派确都接到一面天蜈令来，并牵涉了少侠在内，希望少侠把这原因说明一番，避免同道误会。”

石中玉摇头道：“此事在下一概不知。”

三手神剑冷笑道：“你倒推得干净。”

江汉四丐蓦于此时趋身向前高声喝道：“诸位不必与他多罗嗦了，近日来凡属江湖有事情发生，都有他一份，世间那有这么巧的事？就以本帮主遇害那晚来说，他也适巧在场，我敢断定这小子不是好来路。”

三手神剑大惑不解道：“是呀！那次武当解围之事，安知

他不是故意示好？”

石中玉气愤填膺，纵声长笑道：“你们既存心来找岔儿，只要随便找个理由便行啦，石某不愿多作解释，你们怎么来我怎么接着。”

这话一出口，群雄一阵哗然。三手神剑铮的一声长剑出鞘，高声大叫道：“由此看来他们果是一党，今天断不能把他放过。”

铜脚丐铜脚连顿，发出一连串铿锵脆响，厉吼道：“此魔如果不除，江湖永无宁日，诸位同道上啊！”

此时，除了素来慎重的玄玄道长和少林灵空禅师外，都已跃跃欲动。一刹那之间，场中空气顿时紧张。

石中玉早知这场血拼在所难免，所以情绪显得甚是轻松，倒背着双手，仰望晴空，嘴角浮现出一丝冷峻的笑意，毫不把场中剑拔弩张的势态放在心上。

就这当儿，江畔倏起一声龙吟般的长啸，一个长髯老者率领着四五个身穿绣花箭衣的壮汉，飞也似的向场中射来。阳光照耀下，赫然每个人的胸前，都绣有张牙舞爪的金蜈蚣。

眨眼之间，来人已到了石中玉身畔，沉声喝道：“老夫可以保证石少侠不是百变天蜈一党，务请大家三思而行。”

铁扇帮主斜睨了他一眼，呼呼冷笑道：“莫非金蜈帮要包揽这件事？”

来人正是金蜈帮主铁爪神鹰秦羽，也报一大阵冷笑道：“如果大家一定要这般胡来，秦某说不得便要插手管管。”

七绝真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就凭金蜈帮的几块废料？”

秦羽双目一翻，沉声道：“谁行谁不行，咱们手底下见分晓。”

“这般说来我倒非要见识见识尊驾手掌上的功夫不可了。”

七绝真人蓦地脚下一飘，业已趋身到了铁爪神鹰的面前。

秦羽面上倏然色变，重重哼了一声道：“能有机会领教阁下的九幽轮回掌，秦某不胜荣幸之至。”

七绝真人没有再说话，闭目微一凝功，黑袍之内，隐约升起一层薄薄的玄雾，秦羽此时脸上也一面凝重之色，缓缓把数十年精修的一点真元提聚……

石中玉实不愿金蜈帮之因他之故而卷入旋涡，倏地往前一趋身，插在二人之间，大声喝道：“我知道你们都是冲着石某来的，大可不必再行节外生枝。”

他的话才刚刚出口，蓦然——

芦苇深处一人高声接口道：“今日之事不仅仅是你的问题，而是整个江湖的是非善恶。”

声若洪钟，震撼全场。人家不由齐把目光向发话处投去，但听飒然一阵风响，芦苇中一连跃出十几个背负长剑的江湖汉子来。当先一个国字脸，海下一从乱草似的钢髯，身穿一袭宝蓝大褂，腰系一支奇形长剑，大踏步向场中走来。

石中玉认得此人乃是点苍派的掌门人，苦竹剑司空曜，不由眉头微皱暗道：“这一来问题越发严重了。”

苦竹剑司空曜一脸怒容的快步走到场中，朝着石中玉遥遥一拱手，大声道：“少侠请不必为难，须知公道自在人心，如果有人一定要蛮不讲理，点苍派的子弟都将在你左右听命。”

他比铁爪神鹰还要来得干脆，一进场中便把态度表明，而且语调强硬之极。

三手神剑唯恐他从中一插手，把这一大好机会错过，立时挥臂大吼道：“任何人包庇百变天蜈的同党，便是武林人的公敌。”

苦竹剑手按剑柄，屹立场中，望着只是冷笑。

铜脚丐虽也把石中玉恨入骨髓，却不愿点苍派介入，而将事态扩大。当下也大声喊道：“此事乃是各派在嵩山共同决定，点苍派为何阻挠？”

苦竹剑司空曜冷笑道：“点苍派当时可曾附和？”

“你虽没有附和，却不得以个人恩怨而推翻大众决定。”

司空曜仰望晴空冷冷的道：“都是废活一堆。”

铜脚丐大怒道：“你就这般轻视江汉四丐？”“你们，又能怎样？就算轻视了你们！”“江汉四丐自不量力，要领教贵大掌门几手绝学。”

这次被推定主持此事的人，实际乃是武当玄玄道长，只因他为人稳重，又感石中玉对武当有解围之德，故始终主张慎重。此时见四丐即将和点苍派打了起来，立时排众上前沉声道：“且慢！事情尚未解决，怎可自行打了起来。”

铜脚丐嘿嘿冷笑道：“但不知掌门人有何高见。”

“先行把事情查明再动手不迟。”

“此魔业已收买了许多同道，若再延迟，他的同党还不知有多少来到。”

久未开言的铁爪神鹰蓦地一声大喝道：“你嘴里放干净点。”

三手神剑蒋涣之蓄意制造混乱，扬声大叫道：“今日之事不是言语可以解决的，大伙儿上啊！凡属包庇这小子者，一律视为他的同党，格杀勿论。”

苦竹剑司空曜忽地将剑撤出，纵声狂笑道：“老夫今日来此，本就没有想到有善罢的可能，那个先上？老夫接着他的。”

铁爪神鹰也把双掌一提，厉声道：“凡属侵犯石少侠的，便是我秦羽的生死对头，有种就尽管上。”

这一来情势立形紧张，铮！铮！嚓！嚓！群雄一齐把兵器撤出，目注玄玄子，静候他的一声令下。

玄玄子见此情形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迈步向前，还待劝说几句。一团黑影，幽灵般由芦苇中飘了出来，直向人群中射去，紧接着卞通卞连响，群雄中立有二个倒地，同时陡的一阵惊呼道：“黑煞断魂指！”

石中玉不由一惊，急忙闪眼看去，原来那团黑影响竟是阴煞董奇，立时剑眉一掀，大喝道：“原来是你啊！”纵身便向他冲去。

蓦然——

一阵剑啸之声陡起，身后的三手神剑蒋之涣已挥剑向他

攻来，迫得他不得不返身迎战。

战斗序幕既经揭开，其余的人也都纷纷出手。一刹那之间满场尽是喊杀之声，一片如山的刀光剑影，从四面八方向石中玉涌了过来。

司空曜此时已是须发戟张，慎目一声厉喝道：“上！”挥剑当先，率领着派下的十二个高手，疯虎般扑入了人群，金蜈帮主秦羽，原就和石中玉站得最近，不由分说便把他卷入了一片剑影之内。

于是，荒凉的沙滩之上，迅即展开了一场空前末有的凶狠搏斗。金属交击声、怒吼声、垂死的狂吼声、惊得芦苇中的水鸟，有如大难来临般疯舞乱飞。

漫天飞溅的鲜血，几乎把一座足有三亩地大的沙滩染成了红色。

石中玉原意是先行找阴煞董奇算帐，不料三手神剑竟没头没脑的向他攻来，使他连说话的的机会没有。眼看阴煞董奇就像凶神恶煞附体般在人群中辣手施频，肆意图杀，他只有干着急。

渐渐地，他的性子也发了，蓦地一声大喝道：“你们疯啦！”呼！呼连发三掌，把蜂拥攻来的群雄迫退，纵身便向阴煞扑去。

铁扇帮主铁扇疾挥，猛攻三式，硬行把他去路挡住，同时大喝道：“快上，切莫让他与阴煞会合。”

七绝真人阴森森的狞笑道：“他跑不了。”

九幽轮回掌连发，一阵热雾般的寒飙匝地卷起，迎面袭

来。

于是，石中玉只得放弃攻击阴煞的企图，停身接战，心头却是恼怒万分。

阴煞董奇此次原是蓄意造成这场大劫杀，明知石中玉不得过来，却故意硬往身边挨，口中更不时发出一阵阵的阴森怪笑道：“就这样已经够你们受的，何须会合？”

此时凡属参与打斗的人，都已把全身压箱的功夫施出，舍死忘生，拼命前攻。

渐渐地，人数逐次减少，但打斗的情形却愈来愈激烈。苦竹剑司空曜所带来的高手差不多已死亡殆尽，铁爪神鹰也只剩了一人，二人都是浑身浴血，兀自竭力奋战着。

石中玉一面挥掌抵抗着各方的攻击，一面闪眼四下打量。忽然一眼发现司空曜和秦羽二人的狼狈情形，心中陡觉十分过意不去，暗忖：不好，我若再不下杀手，只怕他们会跟着毁了。

心念一转之下，眉宇杀机陡现，暗中凝功，缓缓把玄门先天一气神功运集；蓦地一声大喝，双掌齐翻，一齐劈出。一股急疾如飚的罡风匝地卷起，怒潮一般往前涌去。

波、波连响之下，狂啸声起，铁扇帮属下的四个高手首当其冲，竟被连人带兵卷起一丈多高，落地鲜血狂喷，立时毙命。

这宗威力绝伦的掌劲，顿使群雄振骇万分，不由自主的各自把身形往后一撤。石中玉就势往前一冲，直趋到苦竹剑和铁爪神鹰的面前，高声道：“两位前辈伤势如何？”

司空曜嘶嘶连发二剑，纵声长笑道：“少侠放心，老朽这点伤势还挺得住呢。”

此时，江汉四丐、三手神剑、七绝真人、铁扇帮主等几个顶尖高手，都纷纷围了过来，虎视眈眈，跃跃欲动。

石中玉和司空曜、秦羽则站成一个品字形，暗暗将真气调匀，严阵以待。眼看二度拼斗又将再度展开。蓦地，远远二条人影，犹如飞矢掠空般，以惊人速度疾向场中射来，眨眨眼便已到了场中，双方都不知来人是友是敌，齐感吃惊不已。

来人身落场中望着遍地断臂残肢，不觉喟然长叹道：“这是何苦啊！”

此时大家已看清了来人乃是武当三老中的云阳子和飘萍生，不觉同声大叫道：“二位来得正好，今天绝不能再把这个小魔头放过。”

云阳子冷冷的道：“诸位至今乃不省悟？”

三手神剑蒋之涣剑虚空一震，发出嗡嗡一阵鸣啸，高声叫道：“这小子凶残无比，业已杀伤了许多人，我敢断定他是百变天蜈一党。”

玄阳子哼了一声道：“大家无故对他围攻，他不动手难道束手待毙？”

三手神剑色变道：“前辈怎的也帮着他说话？”

“贫道乃是为了替武林中保全一点元气，今天若让你们再拼下去，哼！只怕等会都将变成这沙滩上的怨鬼。”

“蒋某倒不信这个邪，这小子能把我们都毁在这里？”

飘萍生大声接口道：“目前不是石少侠的问题，你可知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件事么？”

少林灵空禅师口宣佛号道：“这般说来，莫非暗中有第三者介入？”

“蟾宫的人时时在暗中窥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阴风双煞更是蓄意制造纷争，俟大家把目标转移到石少侠的身上。”

大家经这一提不由猛醒，刚才明明阴煞董奇也在场中，如今怎的不见了？就在大家齐用目光搜寻阴煞之际，武当玄玄子倏地前高声道：“阴煞董奇忽于此时逃走，内中必有原因，贫道认为今天之事暂作罢休，容后查明再说。”

三手神剑忽忽冷笑道：“这些为正义而战死的同道，难道就让他们白白的死了？”

玄玄子面色一沉道：“点苍派与金蜈帮死去的同道又该怎么说？”

三手神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恨声道：“今日之事昆仑派绝不就此善罢，武当既存心袒护，蒋某没得说的，以后我们走着瞧。”

话落，转身一跃，闪入芦苇之内，就此走去。

玄玄子不觉低声一叹，他知三手神剑这一走，武当与昆仑便结下了深仇。

群雄见武当派的态度如此，三手神剑又已走去，知道这场拼斗再打下去也决讨不了便宜，于是都已存了退意。

云阳子与飘萍生这时已双双走到了石中玉面前，喟然一叹道：“贫道等一步来迟，竟酿成这般一场糊涂凶杀，实非始

料所及。”

石中玉长笑一声道：“石某对此事已是忍无可忍，如果前辈不来，只怕后果更难想像。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遇见阴煞的？”

“就是他来后才引起的混战，晚辈本想将他除去，可是他们硬行将我阻止，竟不容我有开口说话的机会。”

“贫道可以断定天蜈令乃是他发出来的。”

“晚辈也曾如此想，可是大家不信那有何办法。”

苦竹剑哼了一声道：“也许中原武林人该有此命吧？”

云阳子倏然转头对着群雄大声说道：“今日之事完全出于误会，诸位如无他事就请吧！”

铁扇帮主摇着铁扇重重哼了一声，转身便走，七绝真人嘿嘿笑了二声，就像一缕黑烟般射入了芦苇之中。

几个领袖人物一走，余人也都纷纷跃去。刹那之间场中只剩下了武当派与石中玉、司空曜、秦羽等少数几个人。

云阳子见群雄已去，也偕同玄玄子等向石中玉稽首告别，飘然远去。

一场满天腥风血雨，至此业已告一段落。苦竹剑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摇头大叹道：“老夫自出江湖以来，今天算是败得最惨的一次。”

铁爪神鹰惨笑接口道：“兄弟何苦不是一样。”

石中玉觉得十分过意不去，歉然道：“为晚辈之事使两位前辈遭受如此重大损失，衷心实觉难妥。”

司空曜哈哈大笑道：“少侠何以说出这种说来？老朽人微

言轻，不能阻止各派的盲目行动，已属于心难安，今日来此更谈不上助拳，只可说是助助威罢了。”

随又把手一拱拱道：“点苍派与各派的怨隙已经结定，老朽得赶紧回山略作准备。”

铁爪神鹰也告辞道：“这话一点不假，老朽也得赶紧回山帮去了。”

石中玉感喟地深打一躬道：“二位前辈的云天高谊，晚辈终生难忘，若稍得暇，定当登门道谢。”

司空曜和铁爪神鹰走后，只剩下石中玉一人独自兀立场中，望着遍地斑斑血迹只是发怔，终想不透这般人为什么这般至死不悟？

此时刻序已届三秋，他屹立寒风之中，望着那波涛汹涌、滔滔不绝的江水，心中充满了凄怆的意味，觉得人生过乏味了，为什么动不动便要把那宝贵的生命作孤注一掷？同时他觉得自己和这批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为什么一再要和自己作对？是忌妒自己这点成就，抑或是另有原因？

总之，这些仇恨他可以断定都是由百变天蜈身上直接间接来的，也可以说罪魁祸首就是百变天蜈师徒。越想越觉愤恨，不由恨恨的道：“有天老魔师徒碰在我手里，我要叫他尝尝我的无影神爪。”

突然他若有所觉的霍地一个旋身，只见上官红像一朵彩云般由芦苇中飘了出来，脸上堆满了诡秘的笑意。石中玉面色一寒，冷冷的道：“你又来找我干什么，难道不怕我抓你回大悲庵？”

上官红格格笑道：“你准定能够赢得了我？”

石中玉冷冷的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看。”

上官红忽然挨近他的身旁道：“何必呢！须知我们之间并没有仇恨，万一有了胜负彼此都不好。”

“你不用在我面前花言巧语，我知你无时无刻不在计算我。”

“别冤枉好人好不好，人家特地来向你送信呢。”

“我知道啦，大概又是蟾宫图谋我的事。”

“这遭你可猜错了。”

石中玉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没有时间和你瞎扯，再见了！”撇开大步往前便走。

上官红从后面追上扯住他道：“喂！你想不想知道莫愁女的消息？”

“我和她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找她的必要。”

“人家对你一片深情，你忍心眼望她身陷危机？”

“她一身武功得自蟾宫，除了蟾宫对她下手外，只怕别人尚无法将她奈何。”

上官红偏头一笑道：“实告诉你吧，关于她意图背叛师门之事，我还没有告诉蟾宫主人呢，如果告诉了，她还有命么？”

石中玉虽对莫愁女并无倚念，可是人家对他一片深情，他能不关心她么。当下不由脱口问道：“如今她究竟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前面的一所破庙之内，你敢不敢去？”

石中玉长笑一声道：“就算那是龙潭虎穴，石某何惧？只

是你必须告诉我她在那儿干什么？”

“她在那里等你。”

“哼！不用骗我，她既来了难道自己不会来见我？”

“她不好意思来见你。”

“鬼话。”

“唉！不信就算了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因为我一入蟾宫，便被主人认为义女，甚得宠爱，所以招致了玉婵娟等人的妒忌。我想莫愁女为人比玉婵娟好多了，又是蟾宫主人的得意弟子，我应该和她多亲近才好，因此我便与她和好如初，再不起她叛师的那件事。”

“实际她并未叛师。”石中玉见她说得一本正经，不由将信将疑。

“你是蟾宫认为最危险的人物之一，和你交好的便等于叛师。”

石中玉冷冷笑了一笑，没有表示意见，内心却不断的转着念头，暗忖：蟾宫何以一再把我认作仇敌，而且绝不是单纯为了伏魔三式的问题，这事真是怪极了。

上官红见他一再迟疑，不由又催促道：“你究竟敢去不敢去？如果不敢去的话就坦白说，我好去通知她，免得她久等。”

石中玉冷笑道：“你不用拿话来激我，我知你对我绝没有好意，不过石中玉绝不怕你的诡计和阴谋。”

上官红幽幽一叹道：“想不到你对我竟是这般的不信任。”

“事实摆在面前，能怪我么？”

“不去就算了。”上官红忽的扭身便起。

石中玉从后面赶上，高声道：“走吧！我暂时信任你这一次。”

二人急走了一程，果已来到一个极其荒僻的破庙之前。上官红蓦地纵身跃入大殿高喊道：“你要找来的人我已替你找来了。”

石中玉也随着她纵身跃入，果见莫愁女满脸愁容的伫立在神案之前，见石中玉随着上官红进来后，并没有愉快的表情，只轻轻说了声谢谢，便即默默不语。

石中玉仓促之间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，一时二人都怔在那里。

上官见状格格笑道：“你们二个怎么不说话呀？”她一边格格的笑，眼光不时向莫愁女投去。

莫愁女突然轻叹一声道：“今天找你来实际并没有重要事情，只是告诉你，我们的缘份到此为止，以后我们也许没法见面了。”

石中玉并没有意味出她话中的含意，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道：“可能是的，小弟深感遗憾，从此没有机会还报姐姐对我的恩情了。”

“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帮助，你也不必耿耿于怀，再见了！”

莫愁女忽的一个旋身，衣带飘飘，倏然向檐头射去。但就在她扭身纵起的时候，一团白忽忽的东西，倏然向石中玉射去，她这一手用得十分巧妙，竟把站在一旁的上官红瞞

过。

石中玉忽见一件白忽忽的东西迎面射来，立时伸手一把捏住，只觉人手甚轻，知是一团字纸，遂顺手往怀中一放。

此时上官红也已跟踪跃起，那料二人的身形才刚到檐头。

蓦然——

檐头一个巨雷也似的嗓音喝道：“西王母驾到。”

莫愁女和上官红齐吃一惊，双双一齐飘落大殿。

石中玉闪目一看，原来发话是那人竟是自称蟾宫侍者的虬须大汉，心中暗暗哼一声道：“这个西王母神秘异常，我倒要看看她怎样的人物。”

他心中既有这个念头，竟连眼前的危险也忘了，莫愁女忽然朝他丢个眼色道：“你还停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石中玉明知她是好意，却故作不闻，仍然屹立大殿连身子都没挪动一下。此时蟾宫侍者业已飘身落下檐头，接着一阵香气过处，飘飘又落下四个宫装美婢来，每人的肩头，都交叉背了二支长剑。身落大殿后，立刻两下的一分，躬身侍立。顷间，又是一阵浓郁的香风骤起，天空冉冉落下了一个官妃打扮的中年美妇人来。

石中玉细看这个美妇人，只觉她身段婀娜，举止妖艳，几乎无一处不美。只可惜一张粉脸被一面青纱盖住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，暗忖：“莫非她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？”

这时候莫愁女和上官红都已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，口中说道：“徒儿参见王母。”